

自娛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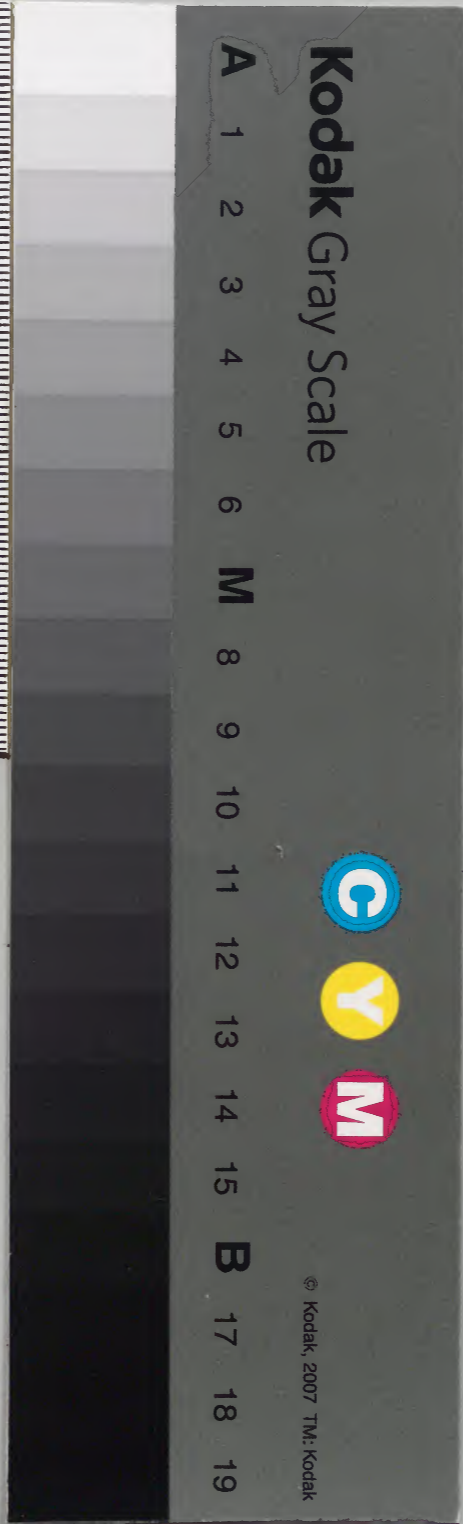
五

		和書門	
	二六二〇八		類
	一〇五		
一三架			
七册			

庫文閣内		和書	
二〇五	二六二〇八		
函	七		
二二架	册		
	號		
	類		

南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6208
冊數	4 (2)
函號	205 198



自娛集卷之五

自娛集卷之五

淺草文庫

和學講談所

擇賢才論

益軒貝原篤信著

治安國家之要莫先於得人蓋治寸璞天帛者尚必
擇良工而任之况治國家者豈可不擇賢能而任之
耶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未有國家之不治安者也
苟官不得其人則不免危亂洵至是乃必然之理歷
史之所載古昔之往迹章章可知而已矣凡取人之
道明為先公為要非明則懵于知人非公則不能擇賢否
非公則有愛憎之私而舉措失宜故人君不公明則

自娛集卷之五

所進退皆非其人雖欲治安不可得而已矣知人之
要在務辨於君子與小人辨於君子小人之道在比
較於其才與德之多少而已才者心之力也德者心
之善也凡事非才則難爲力非德則難成善才者德
之資德者才之主也才猶臣僕德猶主君德使才者
順才制德者逆才德多少相勝之說司馬溫公及明
趙天麟嘗論之故今姑置之古來擇人者往往以才
爲主尊德而舉用者幾寡矣何則才者人之所愛德
者人之所憚也故君子難進小人易進君子之易退
如轉圜小人之難退如拔山自古亂世常多而治日

自安身者之五

一

常少者由此也故取人之道當以德爲主以才爲次
夫有才無德謂之小人雖有幹事之才無爲善之實
况小人有變亂於是非傾覆於國家之患乎取人者
不可不慎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辨羅點曰當論其心
心苟不正才難過人果何取哉家語曰弓調而後求
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不慤
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因茲可見有才而無德者
不可用也然擇宰相與擇有司有不同矣擇宰相須
用忠良而有才識且有問學而知古道者是其上也
蓋暗于古道則雖有才能仁心然不知先王之法譬

自安身者之五

一

如醫師之無方書工匠之無規矩不能率由古人之
成法也其次雖才不高然忠實者可用其餘不足用
而已矣如有司者苟不得忠實者則擇於有能而不
佞奸者而可授職何則宰相得其人則能鑒察於有
司之淑慝而使彼不得逞其私譬如良醫之用藥然
雖砒附硝黃能製之則不能發其毒反能濟其用蓋
世之全才故才良德修者常難得是以不得已則思
其次而已然佞奸者甚害于政事孔子曰佞人殆爲
邦者可不恐乎人之才各有能有不能有長有短長
于此者必短于彼能於此者必拙於彼故取人者取

其所長而用其所能則人人各得施其能而天下無
棄材焉是以官治職修而無不稱之患天生人才自
足以供一代之用苟有能知之而選舉則何憂無其
人乎古語曰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何
則惟由能知之而好之耳故古來世之所以乏賢才
者由知之之不明與好之之不誠也知人之方譬之
辨書畫相刃劍平日好鑒別而習熟則能察其真偽
與美惡而不中者鮮矣知人者亦然世皆知釋有司
而不知擇宰相之最急唯世官與愛幸之用而子孫
相繼夫公卿宰輔之子未必賢苟有賢者則雖在微

賤側陋亦須必選舉而使之居輔相之位如功臣之食邑雖百世相繼是世祿而不世官者古之道也是以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為譏世卿詩刺周宣王用尹氏以致亂是古人所以戒世官也夫輔相者國家之權要也上正人君中總庶官下佑黎民故國家之治亂安危皆係于此可不擇乎且有司亦掌一官之樞機者就中司郡縣都邑而為庶民之長者尤為要職君相雖有愛民之心然有司不仁則膏澤不下於民下情不通于上雖欲為治不可得而已故擇有司亦不可不得其人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蓋不

知人則不能進退於人才而安民無志于安民則雖得賢才無所濟於用此二者人君信不可偏廢誠是大賢之格論可謂天下之至言也有志治道者不可不用心於此乎哉

塞亂源論

古來邦家之所以為亂者無不起於盜賊盜賊之所起者無不生於饑餓如赤眉黃巾葛榮黃巢其往迹可見故賈誼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民之所以饑餓者何也國家之用財無節而用不足是以取民無制而後君民共困窮矣君困于上民窮

于下。不爲亂者寡矣。然則困窮者亂之源也。故治國之道在自用。以儉而取民有制。如此則君民財足而無困窮之患。是防亂源之道也。

兵法論

古昔良將爲戰之法。制行伍爲先。而後進退有度。攻擊有法。禁於輕進。貪殺益其臨戰用兵也。不先不後。必有節度。而不輕進。齊整其行伍。而不亂。嚴其令。齊其力。故雖勇者不得越列。而獨進。雖怯者不得後列。而獨退。是以其行軍也。用全力而不分。其制陣也。實行伍而不虛。其當敵也。強而不亂。故牧誓曰。今日之

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其攻擊也。殺其當前者而已。不逾列而戰。不貪多殺。故牧誓曰。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古昔聖人用兵之法。而後世之所以可遵守也。昔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是因兵法禁輕進。妄殺也。何則。兵分則力弱。陣亂則軍虛。雖一夫不救。妄進者恐兵分陣亂。而所以嚴法令也。唐太宗曰。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

立於不敗之地不失敵之敗也。是古昔之戰法。用兵之道也。後世闇將之爲戰也。不知止齊之法。輕進貪殺。故以離列速進爲捷。以獲首級多者爲功。不能用全力而當敵。是以兵分軍虛。而或至危亡。雖將師單騎而敗走者多矣。是故不能幸而勝。則必大敗焉。因不知用兵之道也。

聰明論

天下之理有精有粗。其粗者雖愚者可能知也。至其精者則非聰明之士則不能知也。然聰明之士多敗於壅塞。而反不能知義理之精微。或流而爲僻士。爲

異學之徒者有之。其故何也。蓋人心之所以壅塞。而有過失者。常生於性之所偏。而成於其所恃。其性偏則其好僻有所恃。則不能致思。是人心之所以壅塞。而過失之所由生也。古人云。善騎者墮。能游者溺。其不然乎。是由其所恃也。夫以聰明之士。苟非上智之才。則必偏性之人也。其偏性者。乃其聰明之所由出。而又壅塞之所由生也。蓋偏性之人。必一邊明一邊昏。且恃其所明。而不能察其所昏。其於義理也。一見即決。不能沉潛反覆。而致思。是以其所見雖快。其所造則淺。不能浚達于精微。而致詳審。故雖明于一曲。

暗于全體是所以敗於壅塞而過失之所由生也。荀子曰：公生明，偏生暗。蓋公正則順理，故明生焉；偏駁則徇私，故不能順理而暗生焉。夫中人以下雖有聰明之士，其稟性也不渾全，其賦才也有長短，是故其所見不能無偏倚。其所長者在茲，而其所短者亦在彼。以其偏故，其心術不公正，而見識多徇私意，是以雖耳目聰明，然心意昏塞，是偏之所以生暗也。古之人高才聰明，如荀卿、陸子靜、陳獻章、王伯安之輩，其稟性也偏，故其所學亦僻。且由其才高，恃其聰明，執一己之見而不能虛心順理，故不得達乎正大光明。

之道。凡天下之理固非聰明則不能開發，而恃聰明則反為聰明所敗，而終歸壅塞而已矣。故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此好學之篤，所以造于道也。是以學問之道固致知為先，然以篤實為貴，不貴於恃聰明而立一己之見，是所以參竟以魯得之，而聰明才辨之士之所以不能及也。

君子反經論

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之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朱子答宋濂之書曰：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况異端邪說日新月

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愚案朱子此言。乃歐陽永叔本論二篇之意。歐陽氏之說。蓋本乎孟子反經之言。其說可謂有理也。或曰。吾子以歐陽公本論為有理。然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朱子亦曰。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吾子之意。奚與孟朱之說相為齟齬乎。曰。夫楊墨之行。于昔時。與佛氏之流。于當年。大小淺深。其相去何啻千萬乎哉。且孟子大賢而命世之才也。其雖遇世也。連蹇

尚為萬乘師。當時諸侯之敬禮。亦不薄。然則其距楊墨之易行也。可知而已矣。今之時。與孟子之時不同。釋氏之行乎本邦也。蓋千有餘年矣。王公以下。至於庶人。無不崇奉而敬信。王宮國都。以及閭閻。無不有梵刹緇廬。其教化盛行而家至戶到。士民自幼至老。其耳聞而熟之。其心尊而信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薰蒸沉酣。融液周徧。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彼放者。其間雖有不惑者。亦不能背而不從此。豈可以口舌與被爭辨。而得勝乎。然則本論之修禮義。以勝之者。豈為不理乎。易曰。聞言不信。聽不明也。今之

行外道者豈聞吾言而能信之人也哉苟有聞言而能信之人則能言之士宜辨而距之亦可謂聖人之徒也豈可以爲非是而不尚哉

禁末作論

天下之民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耕織者民功之本也男職在芸耨女職在機杼民有此二事則天下之人無貴無賤皆得衣食而上下樂焉然而有國用不足黎民苦饑寒者何蓋男有雕文刻鏤之事女有繡飾纂組之功則芸耨機杼之功廢焉而黎民衣食匱乏國用亦因茲而空虛焉是以黎民

袒褐不能蔽形糟糠不能充腹者男女末作之功奪於耕織之時也故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本也凡治民之道在足衣食足衣食之道在勤耕織欲令勤耕織又在愛於民力而已矣愛民力者惜時日之空過也故愛民力之道在警遊惰禁末作使之以時而不妄役使而已矣末作謂何雕文刻鏤之事綉飾纂組之功也

喪論

喪必三年古昔聖人所定之中制而天下古今之通法也是以不可長短之增減之毛萇所謂賢者之所

輕不肖者之所勤也故過之焉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夫喪必以三年為節者何也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然則何以至期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無不更始焉以是象之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三年問之言止于此然孝子之心猶未忍遽除之故再期之後間月而禫禫而喪事畢矣宰我問短喪夫子非之且諄諄教之以喪必三年孟子之答時君之問也不拘規矩而切於救民如說今

禮記卷之五

九

之樂由古之樂也說好色好勇好貨亦於王何有可謂通達圓活之言也然至齊宣王欲短喪則嚴然稱其不可似與前所答之數說不同夫孔孟之說如此者是必有以也豈非以人子之於父母有固極之恩故報本之道不可不厚乎漢文帝有遺詔崩後喪制以日換月後世識者以此遺詔為非是故短喪之說雖季世其不可也不言而可知而已矣然又竊意本邦之俗氣體素薄弱不能服辛勤與中夏之人稟賦強厚能堪勞苦者異矣今世時俗亦倍澆漓恐不能及則不勝喪而殞性命至不慈不孝者有矣嘗聞

禮記卷之五

九

近世本邦之人往往有執三年喪者不能勝喪相踵而死者數人是雖有志于古禮不知土宜且自不識其弱質與中夏人不同而然夫五方之民異俗異宜君子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蓋修其教者以倫常也齊其政者以禮法也如倫常不可華夷異其道如禮法可順其土宜不可拘以中夏之古禮蓋喪制者雖出仁親之心是為禮法本邦與中夏本是異俗異宜其禮法不可盡相同喪禮亦宜異法然則雖三年之喪為天下之通喪恐本邦之人不能樂乎行之是故本朝舊制於父母喪也服期無一年之

喪蓋古昔朝議酌土宜從國俗而立中制是本朝之古典昔人之權度其禮制可從之為法也然而近世風氣益澆漓雖期喪不能行之薄俗恐難速化若聖人之道行于世永久迨於風移俗易民德歸厚而後復本朝之古制庶乎其可也未知識者以為如何乎今世之民俗其平日之所為與古禮大乖戾矣是以雖至微易行之事尚且不能行之况欲行三年之喪乎恐不免所謂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之誚是不量其力而徒徇虛名好苟難者之所為也其外貌雖頗似然其中心之誠否未可知苟出其真情則固可

尚也古者汲黯說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後人以爲汲黯此言汲黯中武帝之病今也內無真哀而外行虛文奈何欲效聖人之禮乎故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然則行喪者可欲淡愛出乎哀戚之真情也而已

葬法說

中夏聖人之制葬人唯一法曰築埋而已矣國俗所謂土葬是也蓋葬者藏也所以藏其形體而保全之也按釋氏要覽曰葬法天竺有四焉謂水葬火葬土葬林葬也曾聞本邦亦中世有五葬曰土葬火葬

水葬野葬林葬石除土葬之外四者皆毀棄形骸可謂不孝不仁之至也是皆循習于西域羌胡之俗俗也後世人文漸開如水葬野葬林葬三者爲人子者雖至愚不忍爲之故今無斯弊唯有火葬土葬而已邦畿之中火葬多土葬少國俗貴火化而賤土葬蓋古來之習俗然而已畿外諸州之俗習土葬多火葬少者幸而已愚嘗著焚屍辨而言本邦古來之俗弊此弊邦畿至今猶盛嗚呼慘刻之至可悲哉

古今知約序

聖人循循勸人以博文約禮爲教而博文之道以多

聞多見而識前言往行為勤。蓋道雖要約也。非博不能以通矣。荀卿喻之以一目之羅。無時得鳥。信哉斯言也。古今之間。世代遼邈。典籍浩繁。譬如烟海。不可窮盡。非刈其煩蕪。聚其精英。殆不易得其要約。苟撮其要。知其約。則亦可以極其博。盡其大。故程子曰。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余資稟遲鈍。且無記性。唯自幼嗜讀書。昕夕不倦。而恨一看則廢。忘而不能識也。嘗效葛稚川王筠之所為。平生好抄書。到老而不輟。讀諸子百家書之際。每有所會意。隨而輒手錄。以備遺忘。習與性成。不覺勞苦。若夫六經之文。四書之

訓。猶飲食裘葛。不可一日廢置。學者須徧讀盡。誦循環。而終身豈可割章斷句。揀擇去取之乎。如諸子百家之編本朝真假之書。采擷佳事佳話。所謂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鈞其玄也。歷年既久。不覺成帙。至數十策。題曰倭漢古今知約。雖非精選。以是遺後裔。可以見吾自幼至老不倦于聞見之意。唯耻終身營營于廣博於耳目之習。而不能孜孜于存養於心性之功。可謂既失之東隅。復不能收之桑榆也。後之觀之者。知其警省而可也。

酒禍論

酒天之美祿先王所以祭百神燕嘉賓養老成禮也
微醺則能合歡寫憂助陽氣之衰乏開胸次之伊鬱
且禦風寒溫腸胃其爲功不鮮此得飲酒之節度者
苟如此則以爲百藥之長亦宜也嗚呼彼昏不知崇
飲無節嗜之無度沉湎以爲常不知其郵不克畏死
若夫損者有三樂流連荒亡爲諸侯憂者亦皆因酒
爲患也其禍輕則生病患喪威儀重則覆邦家隕軀
命其害不可舉言故夏禹惡旨酒周公作酒誥所以
可爲萬世之警戒也夫酒之能敗德亂行者其訓戒
旣昭昭乎典籍何待區區之簡書乎但其能致病損

壽者其害有三焉蓋嘗論之酒入胃其熱毒慄悍之
氣驅迫之則能行諸經而不止與附子之暴烈同其
性是以其氣血之流行不循常度而有急疾之勢故
醉者氣脉速開通體忽快診其寸口之脉常浮大而
急數此其證也其流行急疾如此人之元氣耗散可
知而已矣此其爲害之一也酒力能生熱邪火薰灼
真陰而血液亦日涸如中風亦酒熱生風也非外邪
其爲害之二也脾胃好燥惡濕酒之浸漬平日停滯
而致傷此其爲害之三也嗚呼其耗氣涸血傷胃其
害如此是以暗損天年而減人壽然人昏迷而不覺

耳五湖漫聞載飲酒不多者往往其壽考者數人歷
歷可見矣方今吾鄉士士類之壽考到八十以上者
凡十數人問之平素皆不嗜酒者也於此可見古人
所記可信也以是歷觀世人飲酒多而長壽者極少
多飲者宜鑑之以爲戒古語曰快意事過必傷身凡
天下之事快於初者必有傷於終欲無傷于終則勿
求快于初縱一時之慾者必成終身之禍苟不慎于
始雖悔于後可追乎此多飲之輩所以可悔悟而保
養之士亦所當思患豫防也

困亨說

天下之事勤勞于前則後必安樂逸豫于始則終必
憂患故在易困有亨道繫辭曰損先難而後易蓋困
厄乎前則受福於後乃徐有說也如天地之氣冬間
嚴肅窮陰凝結方此時陽氣閉藏大含蓄於大和元
氣而不發洩物感其氣則墮指折膠殆如無生意是
天地處困之時也到來春陽氣大發暢則萬物各得
其處蓋冬間翕聚之厚不如彼則來春發生之力不
能如此也是天地得亨之時也如創業之君其初起
也躬侵鋒鏑蒙瘡痍擲風沐雨辛苦憂勞而後得成
其功則安富尊榮福祿來崇此非以逸遊荒樂而所

得也。是人君困而後亨也。如爲學者，方其少壯也，日夜誦數千言而不休，昕夕研究義理而不倦，何其勞苦也。是學者之困也。方其成功也，身得榮達，心悅理義，何其安樂也。是學者得亨之時也。孔子曰：敏則有功，亦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凡天下之事，勞而後成，未有不勞而成者也。於庶民之業亦然。始勞其事者，終必有其功。故武王履銘曰：慎之勞，勞則富。樂武子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此皆言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也。且人身求快於始，則其終必有傷；欲無傷于終，則勿求快於始。故節嗜欲，戒放縱，則疾病不生，無有後

艱。縱慾不慎，則積損成病，積病成死，或暴疾而夭折者，亦有之。著艾灸肌，痛苦刻骨，而後疾病得愈，而康寧娛樂。孟子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亦此意爾。是以凡天下之事，非勞苦于始，則不能安樂于終。是羣困而後亨之道也。

獲麟說

或有問於予曰：夫子之春秋，杜元凱以爲感麟而作，胡文定謂春秋成而麟至，吾子以何說爲可從乎？予應之曰：千古之前，悠遠後裔，不可臆度焉。往聖之道，深邃愚者不可窺測焉。夫獲麟說者，春秋之微旨，聖

人之絕筆。先儒往往有迷。此千歲未決之論也。予凡庸之材。疎謬之學。何足以知之。今也吾子欲借視於盲。借聽於聾者。何耶。然不自揣僭妄。姑述嘗所管見。以待識者之是正耳。竊謂造化之道。陰陽之運。有常有變。不可一槩而定。四靈之出也。必待聖人者。固是常理。其出苟應其時而正者。可以為祥瑞也。如伏羲黃帝舜禹文王之時。有祥瑞是也。然雖亂季之世。亦有時而出者。是不當出而出焉。不可為常理。乃二氣流行之變。間氣之所生。偶然爾。不可以為祥瑞。何則。出之非其正也。夫聖人在上。則其政治教化為淳美。

之至純粹之極。是以天下和平。禍亂不生。天地自位。焉萬物自育焉。方斯時也。和氣薰蒸于宇宙之間。豈啻麟鳳之在郊。極而已耶。必先有賢喆而並生焉。麟鳳之生也。特其餘事耳。故唐虞三代之隆也。人才最盛。賢哲輩出。而四靈亦隨至焉。是四靈之至。固可為祥瑞也。方周之季。世澆漓之時。非有明王而在上。世道衰廢。亂賊並馳。時則有若孔子之聖。不得其位。則於政治何補之有。浴其教化者。亦止七十子之輩而已。豈可謂和氣薰蒸于宇宙之間。感召於祥瑞而生。麟乎。蓋雖亂季之世。然天地之間。不能無間氣之精。

粹故賢哲亦間出矣如孔孟之生乎衰世是也哀公之時麟之生魯亦然此不因德化而生焉亦不為孔子而出焉惟其出也猶孔孟之生乎亂季之世是乃間氣之所生偶然而已矣然則與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者異矣夫以孔子之元聖尚生于春秋衰亂之世而况麟雖為仁獸不離禽獸特可不出于此時乎豈翅哀公之時生麟而已耶如漢昭帝時鳳一出宣帝之時鳳三出如麟亦出于漢晉唐宋者數矣載于前史者歷歷可見古人曰黃河五百年一清而聖人生焉夫黃河之清固奇世之事其為祥瑞之理或然古

人之所言不可誣矣然而後漢桓帝之時河水清齊文宣帝河清元年青州河水清宋徽宗大觀元年黃河清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亦黃河清麟鳳之出黃河之清皆衰世亂季之時非固有和氣之薰蒸而然亦間氣之所致偶然而已矣麟之生魯亦當如此若夫人物之賢哲奸凶之時出與風氣之和順災沴之時行因其政治之得失而所致者是陰陽流行之常理可以為正也其不然者不正也是乃二氣之變不可以為常理亦是有命而存焉故雖堯湯至治之時不能無早潦之變與凶惡之人雖桀紂昏亂之世不

能無賢哲之人與順成之歲皆是命遇之所然。二氣之所變非正理是偶然而已矣。如魯西狩獲麟亦然。然則麟非爲夫子出也。益明矣。愚故謂麟感春秋之作而出者雖先儒之說亦恐未可信也。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時周室衰微而魯政不興。麟之出也與時乖戾不可爲禎祥。或曰吾子以爲麟非因孔子作春秋而出。吾既獲聞矣。然則孔子之泣麟者何也。曰夫子嘗謂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鳳鳥龍馬之至者是文明之兆。可爲明王之祥瑞也。夫子思祥瑞之不至者爲明王不

興而嘆也。然難顯言故託鳳鳥河圖以寓其意而已矣。非歎祥瑞之不爲我出也。爾後迨獲麟之時孔子有謂曰麟之至爲明王也。今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蓋聖人之所以爲感者嘆明王不興而大道不行。麟之出非其時而見害也是乃春秋之作所以因所感而起筆。且至所感而絕筆也。杜預以謂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誠是。可爲通論也。

世道盛衰有命論

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矣。以天氣言之則有晴與陰。以陰陽言之則有淑與慝。以人品言之則有君子

與小人以人心言之則有善與惡以爭訟言之則有直與枉以學術言之則有是與非世間有此二者常相為消長而不可泯滅乃天下自然之常理惑終天可無息唯知者能悟其邪正而不惑愚者終迷而不能悟可悲哉若夫左道之盛行與正道之衰廢小人之道長與君子之道消自有命數而存焉方其時雖有衆君子不可奈之何其故何也蓋天地之氣清粹者常少濁駁者常多故人物之生乎其間也正者常少邪者常多矣是以麟鳳難至鵠鳥群生瓦石至多金玉極少何怪君子之常少而小人之常多乎且其

氣之有多少也正者少焉故常易衰邪者多焉故常易盛矣是以芝蘭種不榮荆棘剪不除亦何怪聖道之不振而左道之盛行乎自古治日常少亂世常多此之由也由其人之有邪正故好正者常少好邪者常多矣是以好雅樂者常少好淫聲者常多好義者常少好利者常多又何怪好左道者之多而好正道者之少乎是亦天下常然之勢不可奈之何也程子以此歸有命宜哉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之說比之後世之左道則億兆而十一而已况辨之以孟子之賢乎故闢之也易

自好集卷之五
英今之時便異于孟子之時滔滔者天下皆是而流
漫乎海內浸淫於民心且後世之儒者亦不及于古
人遠矣奚能關之而令廓如哉故今之君子唯可及
經守正庶幾於覺其萬一不可以口舌爭其短長也
早諭教說
古語曰幼成如天性習慣如自然賈誼亦曰太子之
善在早諭教與擇左右亦曰天下之事無急於是此
可謂天下之至言也凡放子之道訓之嬰孩則易順
長而後放則順之者鮮矣所謂發而後禁則扞格不
勝也如富貴崇高之家其子弟若自幼無師傅之教

則以驕奢淫逸為習是以夙壞其性徒以走馬飛鷹
遊畋馳騁與淫聲美色宴樂佚遊為娛樂年少時不
使之刻苦讀書故目不知經傳耳不聞古道口不道
義理心不尊道德雖有微讀書者其志常在乎彼而
不在乎此且其所親近者亦皆無學識或便佞側媚
之人則以何可得開發其聰明輔養其德性乎至其
長而習與性成俵俵然而不知治人安民之道滔滔
而皆然可勝嘆哉

禱請論

人之吉凶禍福死生榮辱富貴貧賤皆是天之所命

也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雖佞媚鬼神而祈請旁
求若非得其道則無有作福降祥之理然人能畏天
勤慎則有神過而免禍之道况祈之以道乎愚人
不知之廣詣求于淫祀而禱請無所不至苟幸而免禍
獲福則以為佞諛之效不知偶然而得之也焉知改
過遷善之為求福之道乎亦何知祈之有道乎夫如
巫祀之家僧道之輩朝夕祭祀於鬼神信奉於浮屠
意者其禱請禳除可無所不至然而不能得福壽康
寧且不免有災禍橫天之患何以不能救護其身乎
若廣為祭祀厚賂鬼神而得福則世間富貴而諛求

者必得康寧福壽矣然而倭漢古今佞諛神佛而為
崇奉者反覆邦家身罹災禍子孫滅絕者歷歷可見
矣左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此言豈不信
乎夫神聽明正直而無私者也故其為禍為福依人
善惡而行焉若不修人事而徒諛祈于鬼神鬼神豈
可私人以福乎况淫祀無福乎此理甚分明人之所
易曉雖無學識之人亦可以省悟矣
立志為本說
君子之所務若迂遠而其得效也却近速者由務本
而已矣為學之道以立志為本夫學者百行未立萬

善未行者由志之不立也。德之不修過之不改亦須責其志。今之學者平日之工夫大率專乎講讀而疎乎進修。是以經義雖通德業未立。此其志只在于彼而不在于此也。夫進修之道須以厚人倫克勤善行為專務以改過治性為急功以省察自訟為機要以慈祥仁厚為恒心以刻薄暴怒為蝥賊以謙遜為可尚以克伐為可耻以好毀人之短揚人之非為至戒。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可為敦行君子也。夫學者之立志也須以至君子為標的於乎陽氣之所發金石亦透精神之所至無所不成焉。苟立志如斯則

奚憂不至乎君子哉。

淫祀無福說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曲禮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夫衆人之蚩蚩貪福利信妖妄神怪之說而不知鬼神之說祭祀之法天道福善禍淫獲罪於天無所禱之理。是以不當祭而祭之不可事而事之謂求於鬼神而不休。若夫人間俗吏粗知廉耻之道而自好者雖諂之以貨賄復且不以私昵枉公義况鬼神是正直聰明雖諂事以貨財豈可私之以福祿乎。斯理甚分明雖愚夫愚婦所當曉也。然

而世人多慾故暗禍福之理迷鬼神之說雖士大夫亦不能悟此理不免於誦祭於淫祀百方徼倖者消滄天下皆是苟幸而得所求則以為淫祀之所福或不得之則以為吾禱祠乞求之未至可謂愚迷之甚也大凡今時多非禮之祀人情徇於習俗不能知義之不可而止可恤哉

性論

古人之製字也會意者居多矣大率看其偏旁而其意可知也性字从心从生蓋以有生之初所得于心而生者而言或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曰

程子曰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程子之此言說性甚分明蓋所稟受者言氣質之性也性之理者言本然之性也雖古人言性多也要其歸不過此二端而已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董子曰性者生之質也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曰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至犬馬皆有性如草木水火土石枯槁藥物亦各有性是皆指有生之初所受于天是以

氣稟而言。程子所謂所稟受也。是乃性之正義。如夫子言性與天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子思說循性之謂道。孟子說性善皆是言性之本然。是程子所謂言性之理也。故程子曰性即理也。理也者言性之本然也。蓋原於天命賦予之初。則人心本自有仁義禮智之德。是乃性之本然。所謂性善者是也。故曰性即理也。然所稟之氣有清濁純駁。則不能無過不及之病。淑慝之別。是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其惡者謂非性之本然。則可也。謂之非性則不可也。譬如水其清者水之本然也。其濁者非

水之本然。因泥土溷之也。然濁者亦不可不謂之水也。聖人之說性也。渾融如性相近。成之者性之類。是也。孟子言性善。猶言水清也。指其本然而言之。諸子說性指其氣稟雜糅者。說之猶指水之濁者。謂之水也。非知性之本然者。夫性一也。所指不同耳。程張以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分開說之。欲學者之易曉也。然後世之學者。終以氣質與本然為有二性。是不知程張立言之本旨也。蓋雖有本然雜糅之異。其實乃氣質之本然雜糅也。氣質之外非有本然之性。亦豈有雜糅之性乎。循性之謂道。循仁義禮智之性。則有

親義別序信之道。循耳目之性，則有聰明之道。循手足之性，則有恭敬之道。如禽獸，牛有能耕之性，馬有能馳之性，鷄有司晨之性，犬有守夜之性，皆循性之道也。艸木之發暢敷榮華實者，亦性之自然也。是皆以得有生之始，謂之性也。蓋性字一，而有指氣質而為性，有指本然而為性，眾物亦各有性，雖所指不同，以所得于天者言，則一而已矣。

四德論

人心之生理，謂之仁，為萬善之本源。此本乎易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者，而稟受于人心者也。人心之生

理分而為一，易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此猶天地有陰陽而為萬物之綱紀，仁義分而禮智出焉。合而謂之四德，此為在人之四德，德者得也。人之所以受天為性而得乎心者也。在天之四德為元亨利貞，是為仁義禮智之所由出之本源。在天在人其理同，其源流一也。仁義禮智四者，是百行之本人性之綱，人之所以為人而異禽獸者，繇存之也。苟廢之不存，則與禽獸何以擇乎。君子之尊德性者，由此也。學者尊之，須如神明，不可褻慢而暴棄，且仁義禮智皆實理而無偽，此之謂信。苟無信，則不可為仁義禮智。

其以不可無之故又加之以信此仁義禮智之實理。四德之外非復有信也。凡五性之所受且萬世不可變易故謂之五常。率此五性之自然而所當行之道在愛人倫。人倫是天地所生之民吾之同胞也。愛之者所以事天地而厚同胞也。其目有五謂之五倫。倫者類也。天下黎民雖其類衆多分屬之則不出于此五者而已。親義別序信者愛之之道也是乃率五性之自然而所行親者率仁之性也。義者率義之性也。別者率智之性也。序者率禮之性也。信者率信之性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又所謂天下之達道是也。

聖人之所放者放之而已。學者之所學者學之而已。人之所以爲道而當遵行者豈在此外哉。

許衡論

許魯齊之仕元任瓊山極誅之何叔丘及續綱目發明亦議之其餘誹議者猶有之。續綱目正誤解其不然薛敬軒極尊許魯齊二說不同。古人云公論百年而後定矣。如此者雖歷數百年尚未能決其是非識者須審辨之。竊謂許魯齊其素行甚謹厚謙遜且正論讜言亦多矣。可謂敦行之君子也。唯於節操之一事不能無自耻視其顧命而可知而已矣。蓋春秋之

法以貴中國賤夷狄崇節義爲大義然則在瓊山之
議論恐可爲得之不可以爲刻薄薛文清之尊信可
爲過甚且如揚雄考其素行則好學博覽恬於勢利
清靜亡爲少者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其
廉退如此可謂君子人也然其諛事王莽失節如彼
夫君子之道雖百行敦美苟於節義有闕其餘不足
觀而已復觀孟子論鄉原則其素行雖美亦有可疑
者論人可不精乎哉

心學辨

心爲身之主昭厥德則爲萬事之本根是以古來聖

人之立教也無非心學堯舜之所授受人心道心之
別精一執中之則乃放心學之權輿也然後歷代聖
賢之所相傳皆無不由此孔門以仁立教仁也者心
之德也求仁卽是心學而已矣到孟子亦曰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大凡聖賢千言萬語無非
求此心而其所爲心者仁義而已矣然自明人王守
仁之學興後人徃徃別立心學之說把禪佛之意說
孔孟之書認心之精神知覺爲天理爲德性是以心
爲至善純粹而無惡故師其心以爲致良知無格物
致知而欲致精微之學縱其心以爲循性而無戒慎

恐懼之功。錯認心之知覺為天理。而不知有道。心人
心之別。天理人欲之分也。此以人心為道心也。混雜
之甚矣。雖自以為聖學。然不知陷于異學。雖名之為
心學。豈可與堯舜孔孟所傳之心學同日而語乎。故
程子曰。佛氏本乎心。儒者本乎天。蓋本乎心者。以弄
心之精神為主也。本乎天者。以循天命之性為道也。
嗚呼。程子斯一言。剖折於儒佛之主本。而無餘。可謂
要言不煩也。

名同義異論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豈啻於品物而已哉。至名稱

亦然。不能強一之。苟欲強一之。則乖戾而不能通矣。
聖賢之命物也。有其名同。而所指之義各異者。不可
混雜而說也。如道字。一而已矣。有指在天而言者。如
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有指在人而言者。如循性之
謂道是也。有以廣指公共之理而言者。如君子之道
至誠之道是也。有指當然之理言者。如誠者天之道
也。誠之者人之道是也。有以法制言者。生乎今之世。
反古之道是也。心一也。有兼體用而言者。如孟子曰
仁人心也。有偏指用而言者。如孟子曰惻隱之心是
也。仁一也。有兼體用而言者。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克

已復禮爲仁。孟子曰。仁。人心也。是也。有偏指用而言者。如大學曰。爲人君止仁。又曰。仁親以爲寶。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是也。有指事功當理而言者。如夫子稱管仲爲仁。是也。有指人而言者。子曰。汎愛衆而親仁。是也。意一也。有指心之所發而言者。如大學誠意是也。有指私意而言者。如孔子毋意是也。如性字有二義焉。有指生之質而言者。如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生之謂性。程子曰。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又曰。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也。有以生之理言者。如子貢曰。夫子言性與。

天道。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性善。程子曰。性卽理也。是也。是皆指性之本然而言。古人言性者。不出乎斯二者。凡古人之命名也。循物異義如此。故學者之解釋文義。亦不可執一而論也。

多識論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蓋多識者。正以欲畜其德也。然則欲畜其德。又方不可不多識。夫多識者。豈唯止經傳諸子歷史而已耶。雖群籍之所載。諸家之言。亦各有所長。而其所言當于事理。開發聰明者多矣。以非君子大儒之言。不可廢棄之。孔子曰。

君子不以人廢言。昔人有謂詢于芻蕘在夫之言。聖人擇焉。苟舍其短而取其長。愚者之知有增于堯舜者。豈可悉蔑視之乎。舜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而泛取天下之善者。聖人尚如此。而况於衆人乎。朱子曰。未有耳目小而心志大者也。豈不然乎。夫天地萬物之理無窮。天下古今之事無限。不可臆慮而私計。須泛覽博聞。而通曉其事理。苟不如是。則謂之塞聰明塗於耳目。可爲狹隘也。豈能可通天地萬物之道理。達天下古今之事變乎。嗚呼。六經四書及諸先賢之教誨。固可謂至矣。盡矣。然非以後世諸儒

所言述之理。輔翼解說之。則吾曹庸愚之資。不能通于聖賢之精義。而應今日之事務。是以博而後約之者。聖人之至放也。然而博而雜者。亦非君子之學也。

